

你所经历过的最恐怖惊悚的故事是什么？

跑过长途的朋友都知道，深更半夜在马路上碰见穿金戴银的「尸体」，千万不能下车探视。

因为，谁也不知道，这具「尸体」究竟代表着什么……

1.

我叫木真，彝族人，家住在川南攀枝花。

我开着阿爹的大货车，走南闯北跑长途。

那次我接到了一个大单子。

从攀枝花到成都，拉一车货，足足五千块钱。这五千块钱除去路费、油费，到手都还有三千块可赚。

听说是因为发货的老板赶货期，时间紧，这才出了高价。

原本还有几个司机师傅跟我争，可在知道要路过大凉山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何都放弃了。

这样一件肥差自然也落在了我的头上。

从攀枝花到成都，全程也就六百多公里，只是路过大凉山，并没有高速路，大半都是陡峭的山路。

我从村里一路开到了市区，接到了货，便马不停蹄地往成都开去。

这单货必须在今晚十一点前送到成都，我不敢有丝毫大意，开着大货车在山路上飞驰着。

车很快开进了大凉山深处，副驾驶上挂着一串古朴的铃铛。我开得极稳，铃铛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

这辆大货车，以前属于阿爹，现在给了我。

以往每每出车，阿爹都会在副驾驶上挂上一串铃铛，说是脏东西上车的时候，铃铛可以惊走它。

可我跟着阿爹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这串铃铛响过。

「估计又是阿爹心理在作怪，这个世上哪里来的那么多妖魔鬼怪……」

我回过神来，集中精神，开始专心开车。

待到我抵达成都，太阳已经彻底下山，整个成都都已经被茫茫月色笼罩。

来到目的地，卸完货，我便直接驱车离开，没有半点停留。

就这样，在漆黑的夜色中，货车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在公路上肆意驰骋。

任务完成地出奇顺利，我浑身上下充满了喜悦。

这五千块钱，在我们村里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
我禁不住开始筹划起如何用好这笔钱……

2.

没有了货物负担的大货车跑得飞快，很快便经过了雅安，再次驶入了茫茫的大凉山中。

听着耳边传来的呼啸风声和凄厉鸟啼，我心中不仅没有半点害怕，反而十分舒爽。

我从兜里掏出一根烟，叼在口中，火机「咔哒」一声，一缕烟丝便袅袅升起。

我心中惬意无比。

忽然，眼前突然出现的景象让我猛地一惊，浑身毛孔瞬间倒竖。

道路正前方，不知道何时起，竟然出现了一具红衣女尸。

我清楚地记着，就在刚刚，车前还是一片平坦，这道红衣女尸几乎是凭空出现！

女尸不偏不倚地躺在路中间，一身红衣在货车远光灯的照射下，凄艳的诡异。

我强压着内心的恐惧，再次向着女尸望去，终于确认了自己没有眼花。

距离越来越近。

手心隐隐有细汗冒出，我不由地抓紧了方向盘。

阿爹曾经提醒过我，「在路上遇见穿金戴银的尸体，千万不要下车查看，不要怕，压过去……」

我本以为这只是老一辈的迷信，可此时，这句话如同魔音灌耳般，在我脑海中疯狂回荡。

而另一边，我的心里却又有一道声音不停地告诉我，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如果鲁莽地压过去，很有可能牵扯上什么脏东西。

留给我思考的时间并不多，我咬了咬牙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
踩紧油门压过去！

大货车风驰电掣，「哐当」一声巨响传来。

坐在驾驶座上的我感觉座位猛地一震，一道猩红的血箭洒在了挡风玻璃上。

我下意识地紧闭双眼，可当我再将眼睛睁开时，却发现挡风玻璃光洁如初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。

窗外一片漆黑，呼啸的狂风打在车窗上，如同垂死者的呻吟。

我不敢有丝毫停留，仍旧死踩着油门，绝不松开。

速度越来越快，我坐在驾驶座上，心中早已紧张到了极点。

整个世界仿佛渐渐安静了下来，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如同擂鼓般的心跳声。

眼前的世界快速向着身后移动，树木、公路、树上悬着的双眼闪着光的鸟雀，都在我的眼前一晃而逝。

冥冥中，仿佛正有一道冰凉刺骨的目光，正在某个角落死死地注视着我。

刺啦刺啦……

大货车上破旧的收音机传来了一阵刺耳的杂音。

「女儿的身体可以回家，可女儿的心魂，再也回不去……」

一阵诡异的旋律缓缓地从收音机中飘出，由远及近，渐渐清晰，充斥在整个驾驶室中。

我浑身的汗毛炸立。

我分明记得，自己根本没有打开收音机，这台收音机也早就已经损坏了，如今怎么会？

这是彝族的歌谣，用彝族语唱的，讲述的是一个女儿离家后无法寻到归宿的故事。

收音机中传来的歌声并不婉转，反而有些沙哑，仿佛一个少女的泣血哀鸣。

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心中的恐惧已然蔓延，一种颤栗感从五脏六腑传出。

就在这时。

副驾驶上的铃铛响了。

很突兀，却又显得理所当然。

此刻的我，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，那一滩血迹再次缓缓出现，货车的窗外似乎有一双通红的眼睛，正透过窗户，死死地盯着货车里的我。

铃铛的响声愈来愈大。

我的心也随之提到了嗓子眼，我有些僵硬地扭头朝着侧方看去，却见一抹鲜艳至极的红色从窗边一闪而过……

彝族童谣和铃铛声和着窗外的呼啸风声，疯狂地回荡在我的耳边。

挡风玻璃上的血液，竟然开始缓缓蠕动，一点一点地，汇聚成了一副人脸的模样。

一张扭曲至极的脸，仿佛刚刚被大货车碾过一般。鼻梁截断，眼珠坠落……

不知为何，我仿佛从这张脸孔上，读出了一抹无法形容的怨毒。

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。

「啊！！！」

我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吼叫。

在内心深处，我近乎是在哀嚎。

这个世界上没有鬼，没有鬼…

油门直接踩死，大货车不顾一切地向前飞驰……

黑暗的公路上，大货车如同一辆发了疯的公牛，用一种快到无法形容的速度急速狂飙。

我只感觉眼前的景象如同浮光掠影一般呼啸而过。脑子却是一片恐怖，整个人瘫软在了驾驶位上。

……

3..

我如同一具被人抽去了灵魂的行尸走肉，麻木地驾驶着大货车在山路间狂飙。

此刻，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跑，能跑多远跑多远，千万不要回头……

副驾上的铃铛声渐渐消退，车载收音机也在发出了几声尖锐的杂音后，再度归于沉寂。

整个驾驶室内安静得可怕，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声四处回荡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大货车如同一截燃烧殆尽的干柴，吭哧吭哧地停了下来。

我坐在车上，再次试图点了几次火，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

车子抛锚了。

在这荒郊野岭，大货车居然抛锚了。

然而此时的我，却不敢下车检查，只是惊魂未定地呆坐在驾驶座上，双手死死地握着身前的方向盘，不敢松开。

方才见到的景象，我一时间也不敢确定。

损坏的收音机忽然播放彝族童谣，马路上出现红衣女尸，副驾驶室上的铃铛炸响……

这一切，着实太过诡异恐怖了。

「唔。」

下一秒，一阵剧烈的疼痛忽然从我唇间传来。

这一路上，我因为太过紧张，压根没有注意到那根烟早已燃烧殆尽，此刻竟然已经烧到烟头，直接烫伤了我的嘴唇。

我吃痛，连忙将口中的烟蒂吐出，然后狠狠踩灭，这才稍微从方才的恍惚中惊醒过来。

「一定是幻觉，是我的心理作用！」我心中笃定地想到。

毕竟自己从家里驱车出来，一路上也开了足足有十三四个小时了，精神有些恍惚也十分正常。难保自己不会把一些电影情节映射到现实里，自己吓自己。

在得出了这个结论后，我终于打定了主意，下车检查故障。

听着耳边不时传来的野兽嚎叫，我心中也涌起一阵紧张，真要在这荒郊野岭呆一晚上，还真的有些犯怵。

打开车门，一跃而下。

此刻的午夜时分，车外的气温很低，阵阵阴风袭来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，用力地裹了裹自己的棉大衣。

围着车子转了一圈。

我发现了车子到底哪里出毛病了。

大货车的油箱不知道何时被什么东西划开了一道巨大的豁口，乌黑的柴油洒了一地。

原本我在雅安便将油箱装满了油，一油箱的油，怎么着也够自己开出大巴山，回到老家。

可谁料油箱竟然被划破，柴油漏了大半，原本充足的燃料显然就不够了。

再加上我一路狂飙，这样不断的加速本来就十分费油，这就让本就不充裕的柴油越加捉襟见肘，这才有了车子半路抛锚的事情发生。

想到这里，我也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。

若是车子哪里故障了，我还可以修修，敲敲打打兴许就能再次上路。但漏油，我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

毕竟我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油来。

寒风料峭。

我站在大货车下一筹莫展，在身上摸了半天，这才发现自己的烟早已被抽完。

掏出手机，想要拨打道路救援电话。

可电话打过去，回应我的却是一阵忙音，在这大凉山中，手机也没有任何信号，自然也打不出去电话。

远处林子里，传来了几声「布谷布谷」的鸟鸣。

脚边正好有一眼山泉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。

这种山泉在大凉山很常见，我也并没有太当一回事。

我蹲下身子，想要洗把脸后上车，在车厢里度过这难熬的一晚。

现在正是秋冬时节，晚上气温极低，可是山泉水却是温热的，正好用来洗把脸清醒清醒。

舀起一捧泉水，的确是温热的，但是触感却有些不对，有点粘稠。

我心中猛地一惊，低头一看，自己方才分明舀起的那一捧清泉，此刻竟然变成了粘稠的血浆。

而那一眼山泉，也眨眼间变得通红，一股令人窒息的腥臭气味袭来，直冲我的脑仁。

这哪里还是一汪清泉，分明就是一谭血泉！

我心中一惊，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直接一屁股坐倒在地。

地面也早已不是水泥公路，变成了松软的泥土。

我惶恐地四下张望，身后的大货车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不知不觉间，我仿佛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。

天幕中挂着一轮猩红似血的残月，月华阴冷地照在树梢枝丫上，远处传来几声鸦鸣。

我的周围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枯坟。

这里竟然是乱葬岗！

有些墓碑上刻的字迹早已被风雨磨平，而有些坟头却很新，带着新鲜泥土的味道，黄纸散落在地上，墓碑前两朵幽幽的烛火闪烁。

隐约中，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派锣鼓喧天，唢呐齐鸣的景象。

鞭炮声从很远传来，浩浩汤汤的人群穿着彝族等特色服饰，簇拥着一个被大红布匹包裹着的东西，一点一点走来。

人群神色各异，有释怀，有解脱，有愤恨，有庆幸。

可唯独没有哀痛……

不知道为何，我仿佛坠入了另一个时空一般，所听所闻所见都是那样的清晰，这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就发生在眼前。

那一伙人渐渐走近了。

为首的两个吹唢呐的汉子将脸憋得通红，几人在背后撒着黄纸，人群愈来愈近，很快距离我便只有咫尺之遥。

但他们却好像没有看到我一样，仍旧自顾自地撞了过来。

我连忙想要闪躲，却发现双脚就好像灌了铅一般，任凭我怎么用力，都无法移动分毫。

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潮渐近。

我闭上了双眼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被撞飞的场景。

可想象中的场景并没有发生，我迷茫地睁开了双眼，却见自己仿佛一具虚幻的灵体，外界根本无法触碰。

一个又一个身影从我身体中穿过。

而此时此刻，我的目光却被远处的那一团红布包裹着的东西所吸引。

这东西约莫一人大小，分量显然极重，四五个成年人都只能堪堪扛起，艰难地向前挪动。

我的心神被其吸引，跟着它上下跳跃。

如同一团跳动的火焰，熊熊地燃烧着，红布之中，仿佛有一道似有若无的呢喃声，将我的意识一点一点地往里拖拽，渐渐沉沦……

忽然，我的身子猛地一震。

眼前的场景开始急速的变化，墓碑消失，长长的送葬队伍一点一点消失，我眼前的一切，就好像是一场噩梦，倏忽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猛地睁开双眼，额头上早已布满了细密的汗水，背后的衣衫也被冷汗打湿。

眼前仍旧是绵延的大凉山，大货车的影子在月色下显得格外的孤寂，手心流淌着的，是清澈见底的山泉。

没有血泉，没有乱葬岗，更没有那一轮凄艳的红月，没有那长长的送葬人潮。

可方才的场景实在是太过逼真，我竟真的沉沦其中。

我再次捧起一捧山泉，往脸上浇了上去，原本纷乱的心情这才稍微平静了些。

洗了把脸，寒风吹在脸上，带了阵阵刺骨的寒意。

我再次裹了裹身上的棉大衣，想要转身回到驾驶室中。

大货车里虽说没有空调，可怎么也是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比外面肯定是暖和多了。

再加上这一晚上碰到的怪事实在是太多了，我现在也只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一觉睡到天亮，哪里还有心情在意其他。

正当我准备三下五除二爬上驾驶室时。

不远处的草丛中忽然传出了一阵稀疏的动静。

我心中登时警觉，目光紧盯了过去。

现在，最怕的就是遇上彝族人。

这种凌晨时分，若是碰见了那群人，那就真的只有等死一条路了。

有的时候，这世上的人远比鬼恐怖。人一旦没有了原则，一旦决定要狠下心对付自己的同类，往往要比鬼怪之类的可怕无数倍。

只要那树丛里钻出来的是人，我一定撒丫子就跑，绝对不会有半点停留。

稀稀疏疏的动静越来越大，远处的深山里不时传来几声骇人的狼啸。

我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。

4.

终于，树丛里的东西窜出来了。

不是人，是一只灰毛狐狸。

我心中悬着的巨石这才终于落地。

这只狐狸看上去倒是颇为古怪，通体的灰毛，没有一根杂毛，面孔也不像是寻常狐狸，仿佛带着些许拟人化的慈悲。

不过就算再怎么古怪，狐狸也不过就是只狐狸罢了。

我并没有太当一回事，而是再度转身，想要爬上车厢。

可就在这时，一道苍老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了出来。

「缘主，你已深陷死劫，难道还不自知吗？」

我听到这句话语，浑身鸡皮疙瘩瞬间起来了，其实从那具红衣女尸挡路开始，我心中便隐隐有了猜测，自己应该是被什么脏东西缠上了。

只是在内心深处，我不愿承认罢了。

可现在我心中的秘密，被人一下挑破，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感忽然笼上心头。

「谁！谁在说话！」

我连忙一跃跳下车，对着四周怒喝道。

「小仙在这儿。」

这一次，我聚精会神，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来源所在，赫然便是先前那只灰毛狐狸！

我心中陡然一惊。

连忙冲着身前的狐狸跪了下去，又一次虔诚地磕了几个响头。

灰毛狐狸十分拟人化地直立着身子，人模人样地将两只狐狸爪负在了身后，坦然接受了我的大礼。

只是那双狐狸眼中，闪烁的分明是同情和担忧。

在跑长途的圈子里，一直有着五大仙的传说，即狐狸、黄鼠狼、刺猬、蛇、老鼠。世人都认为这五种动物通灵，其中的佼佼者甚至会法术，因此被人称之为五大仙。

五大仙中，又以狐仙法力最高，道行最深，也是狐仙最爱与凡人亲近，自然也被人称作保家仙、胡大仙。

原本我对这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，可当一只狐狸在自己面前，真真切切地口吐人言，我心中就算再怎么不信，也只得相信。

「大仙！大仙救我！」

我如同溺水者抓到救命稻草一般，连忙磕了几个响头，语气十分恳切。

「唉，我也不过是只山野狐精罢了。而你招惹的，却是世间少有的冤魂厉鬼，就算是我，也只能帮你博一线生机而已。」

狐仙之属，向来与人亲善。

一般而言，普通狐妖需要做一千件好事，才能蜕变成人形。

而对于眼前这只灰毛狐狸而言，我便是他要做的第一千件善事，也是他的业劫所在。

另一边，我的心情却并没有因为得到了狐仙的承诺而稍微好转，反而愈加忐忑起来。

很显然，自己这次招惹的东西，恐怕来头非常不简单。

狐仙见到我这幅模样，也忍不住开口宽慰道。

「缘主，此次纠缠你的厉鬼，也是个可怜之人。你也平白无故碾了她身子，算起来你也有错，你若是能够将功抵罪，救她脱离苦海，兴许还能有一线生机……」

听到了这番话语，原本已经绝望的我，瞬间打起了精神，连忙开口问道。

「还请大仙明示！」

「那红衣女鬼名叫阿月，生前也是苦命之人。她出身贫苦人家，家里足足有十多张嘴，靠着米稀红薯艰难度日，这般日子，全凭她一人操劳。」

灰毛狐狸顿了顿，仿佛陷入了追忆中。

「她阿娘多病，阿爹又嗜赌如命，在外头欠了一屁股赌债，连家门都不敢回。到底还是有一天，这个男人把阿月输出去了。」

「输给了邻村的王地主，地主家还算有点良心，给了男人八百块钱，算是礼金，事成之后再给八千巨款，不过王地主却提出了一个要求，阿月要嫁给地主家年前刚死去的儿子结冥婚。在彝族，冥婚跟别处不一样，需要将女子摘去心肝，肚中塞满香料，再用水银封住七窍，装进陶俑中停放七天七夜，防止灵魂逃出，最终用大红布匹包裹着，再由男方派人接去，一同下葬……」

说到这里，狐仙不由得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我心中隐隐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，方才所见到的大红布匹包裹着的东西，莫不就是那阿月的……

没有等到我继续想下去，狐仙苍老的声音便再度传来。

「我也没有想到，世间竟然有如此恶毒的父亲，为了八千块钱，当着孩子她妈的面，连夜将自己尚在睡梦中的亲生女儿砍杀。第二日便摘去了心肝，邀功一般地送到了王地主府上，还吹嘘自己手段如何高超，没有在尸体上留下太显眼的伤口。

「拿到了八千块钱后，这男人又坐进了赌馆。不到两日工夫，便将钱输得一干二净，等到他回家一看，摆放着阿月尸体的陶俑端端正正地放在屋子正中间，陶俑正上方，挂着一具女尸，地上是密密麻麻的孩童尸体。

「一家十余口，除了他一人，尽皆殒命。男人心中恐慌至极，还以为是阿月还魂前来索命，登时吓得两股战战，于是在下葬之时，男人将阿月的瓷俑竖着葬下，便是为了镇住自己女儿的冤魂，令其永世不得翻身，不能再来找自己索命……」

说到这里，故事终于结束了，我不由地打了个冷颤，显然被吓得不轻。

很明显，狐仙说的便是那红衣女鬼的故事，跟我刚才看到的景象也不谋而合。

可就算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我也很难判断自己究竟该如何做，才能算是将功补过呢？

就当我打算继续向狐仙询问的时候，意识却再度陷入了一阵眩晕中。

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，天幕之上一轮红月，悄然照在了我的脸上，四周寒风瑟瑟，无数墓碑林立。

又是乱葬岗。

不过这一次，没有浩浩汤汤的送葬人群，整个世界安静得可怕。

「大仙……大仙？」

我放低音量，试探性地问道。

可是回应我的却是几声尖锐的鸦鸣。

「唔唔唔呜呜……」

一阵呜咽声从不远处飘来，这道声音极轻微，如果不仔细听，寻常人根本听不真切。

我转头望去，却见一道红衣身影，正蹲在一座矮小墓碑旁，轻声地呜咽着。

缓步走去，我终于听清了内容。

「好…疼，真的好…疼，还…我，把我的…东…西还给我……」

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

可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脑子却不禁嗡的一下炸开了。

这道声音，跟收音机里传来的诡异歌声，简直一模一样。

我浑身鸡皮疙瘩落了一地，下意识地便后退了数步，想要逃之夭夭。

可就在我转过脸的一刹那。

只见一张明显被汽车碾压过的脸，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眼睛。

这张脸早已腐蚀，看不清五官，几条黄白的蛆虫在脸颊上蠕动，再加上碾压的缘故，整张脸显得愈加吓人。

一颗眼珠「吧嗒」一声落在了地上，一缕乌黑的脓液从眼眶之中汩汩流出。

令人作呕的腥臭气息扑面而来。

「好…疼，你…为什…么要那样对我……」

尽管没了眼珠，可我仍旧感到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传来，我头皮一阵发麻，整个人却不由地呆滞在了原地。

「为…什么……」

冰冷的声音愈来愈近，红衣女鬼狰狞的脸庞离我也愈来愈近。

我仿佛能够闻到一阵尸体腐烂的恶臭……

不知不觉间，女鬼的脸已经近在咫尺，远远望去，我与她就好像一对亲密的恋人，正在耳鬓厮磨。

而没人知道，此刻的我，浑身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。

可双腿却像扎了根一般，动弹不得。

我只感觉一种如堕冰窟的窒息感，从四肢百骸中汹涌流出，几乎要将我的思绪冻结。

红衣女鬼也在这时张开了血盆大口，直奔着我的脖颈而去。

「阿月！」

我不知为何，竟鬼使神差地叫出了这个名字。

红衣女鬼在听到了这身呼唤后，原本焦躁的情绪竟然逐渐安定了下来，一行晶莹的泪水从另一只尚存的眼珠中缓缓流出，在一团腐肉上显得分外扎眼。

我见到女鬼这幅模样，顿时感觉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，又连忙说道。

「阿月！你叫阿月对不对！」

「你有什么心愿可以找我，我可以帮你完成，只要你绕我一条性命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一连串的话语如同连珠炮一般从我口中蹦出，阿月微微一愣，身子开始剧烈颤抖起来。

「我…好难…受……」

阿月憋了半天，只是憋出了这样一句话来。

脸上的蛆虫，也因为这次说话，掉下了几只来。

此时此刻，我的大脑开始急速运转起来。

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如果没有抓住，那么自己绝对难逃厄运……

一瞬间，无数的念头开始在我脑中汇聚。

「很难受？难道是身体难受？还是说心里难受？可既然是寻求我的帮助，那我所求之事也应当是我力所能及的……」

我的思绪开始急速转动，可怎么也找不到问题的关键。

冥冥中，脑海中仿佛有一点灵光闪烁，可我却怎么也捉不住。

场中的气氛也因为我的沉默而凝固了下来。

红衣女鬼见我始终没有反应，一身气息也逐渐暴躁起来。

我知道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

忽然，我的脑海中闪过之前狐仙说过的一段话，瞬间让我如梦方醒。

「男人将阿月的瓷俑竖着葬下，便是为了镇住自己女儿的冤魂，令其永世不得翻身，不能再来找自己索命……」

我心中登时有了一个猜测。

「阿月，你想让我把那瓷俑挖出来，然后摆正，让你免受永世沉沦之苦？」

我试探性地问道，红衣女鬼听见我的话语，也下意识地愣了愣，旋即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见到女鬼表态，我心中悬着的巨石这才终于落地，没人知道，就在我刚刚思考的短暂时间里，我的衣衫再次被淋漓的冷汗打湿。

可紧接着，又是一个问题摆在了我眼前。

这可是一处乱葬岗，望着此处漫山遍野的墓碑，我一时也分不清，究竟何处才是那具陶俑的埋葬之处。

不过好在阿月给我指明了方向，将我带到了一个小土包前，还没有等到我反应过来，红衣女鬼的身影便再度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坊间有传闻，无论是道行何等高深的厉鬼，也不能接近自己的墓穴。

不然的话，红衣女鬼也不必费劲周折，找到我来帮她完成夙愿。

看着眼前萧瑟的小土包，再看看土包一旁那座考究精致的墓地，我心中也有一股无名怒气汹涌而出。

凭什么？

善良的人至死也只能埋在小土包里，为富人家所谓的公子哥殉葬？

不知道为何，事到如今我也开始同情起阿月的遭遇来。

我没有带任何工具，只能用手一捧一捧地将土包上松软的泥土刨开。四周刮起了阵阵阴风，我如同着了魔一般，开始不知疲倦地挖掘，哪怕手指血肉被消磨，露出森白的骨头，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。

隐约中，我的意识愈加昏沉，仿佛有无数的声音在我耳边飘荡。

嘲笑，讥讽，同情……

我仿佛身处在一个茧中，耳边传来的是下葬那天，所有人的窃窃私语。

肚子好像被掏空，剧烈的疼痛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我的灵魂，眼前是一片漆黑，无数的声音如同潮水一般涌来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我好像听到了泥土浇盖在瓷俑上面的声音。

鞭炮声渐渐消散，人群退去，留给我的是无尽的黑暗与寂静……

5.

翌日清晨。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了我的脸上，我从大货车驾驶室中悠悠醒来。

不远处，一汪山泉正汩汩地冒着清冽的泉水，远处传来几声欢快的鸟雀叫声，朝阳徐徐升起。

我有些茫然地望向四周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掌，发现没有任何的异常。

「原来是一场梦啊。」我心中长松了一口气。

手机也终于有了信号，我立马给救援队伍打去了电话，大概一个小时后，一辆巨大的拖车便缓缓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车上下下来一个有些发福的汉子，自称王哥。

王哥极为客气，十分熟练地给我递了一根烟，不是华子，是滕王阁。

我将滕王阁别在了耳后，与王哥一起将绳索挂上，这才再次回到了驾驶室。

王哥的拖车走在前边，拖着我的大货车前行。我坐在驾驶室里，也需要把控方向和速度，防止撞上前车。

拖车开动了，我优哉游哉地将脚架了起来。

可奇怪的是，我的鞋子上，竟然满是泥泞，仿佛刚刚从田间地里回来一样。

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指还总是传来一阵阵难忍的瘙痒，可我无论怎么看，手指却都完好如初。

只是不知道为何，手指的指甲缝里，埋着许许多多细碎的泥沙。

这种种异象，让我心中不由地升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。

我将滕王阁点燃，烟丝袅袅升起，整个驾驶室瞬间烟雾缭绕。

事到如今，我除了抽根烟冷静一下，并且克制自己不要乱想以外，根本没有其他办法。

时间一点点流逝。

当拖车抵达攀枝花的时候，已经是早上九点左右了。

王哥把我送到了修车铺，又找我要了五百块钱拖车费，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

阿爹知道我出事了，连忙从村子里赶到市里，见到我平安无事，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只是他看向我鞋底的泥泞的时候，眼神却明显不自然地颤抖了一下。

跑长途这一行当，虽说辛苦，可到底还是跟泥土不沾边的。

只是很多事，阿爹不问，我也不敢说。

阿爹扔给我一包烟，自己却仍旧端着烟枪，陪我蹲在路边抽烟，等着大货车被修好。

「你听说了吗？大凉山彝族那块，出事了！」

「出啥子事了？」

「王家村的王有才家半夜着火了，一家老小全部葬身火海。人啊，就算再有钱，也逃不过天灾人祸啊……」

「这算什么，我还听说那个邓老汉也死了！死的老惨了，心肝被人挖走，整个人被埋在庄稼地里，只有脑袋露出来，两颗眼珠子都没了……」

「是那个卖了女儿，屋里头婆娘药死了家里十几口人后上吊自杀的邓老汉吗？」

「对对对！就是他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喽……」

趁着修车的间隙，修车工人开始聊起了最近发生的诡异事情。

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却如同一记重锤，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头。

油箱被划破，费不着怎么大修。

当天中午我便回到了家中。

至此之后，我大病了三个月，身体这才稍微有了好转。

再之后，我卖掉了大货车，从此再也不开车……

只是每每在梦中，还会梦见那一晚的场景，还有一个叫做阿月的姑娘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